

叶帅, 李永宁, 胡志丁, 葛岳静, 王淑芳, 刘玉立. 2021. 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地缘环境效应——以乌克兰为例. 热带地理, 41 (6): 1121-1131.

Ye Shuai, Li Yongning, Hu Zhiding, Ge Yuejing, Wang Shufang and Liu Yuli. 2021. Medium Attribut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 Area and Its Geo-Setting Effect—Taking Ukraine as an Example. *Tropical Geography*, 41 (6): 1121-1131.

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 及其地缘环境效应——以乌克兰为例

叶 帅¹, 李永宁², 胡志丁^{3,4}, 葛岳静⁵, 王淑芳⁶, 刘玉立⁷

[1. 青海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西宁 810008; 2. 中国人民解放军 61206 部队, 北京 100042; 3.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 (广州), 广州 511458; 4. 华东师范大学 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5.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 北京 100875; 6. 天津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天津 300387; 7. 青岛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文章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首先提出地缘介质概念, 论证了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传导权力的效率差异, 并阐明不同地缘介质的地缘功能, 然后以乌克兰为案例, 揭示地缘行为体挖掘并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产生的地缘环境效应。结果表明: 1) 地处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乌克兰, 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显著, 这为地缘行为体在乌克兰进行权力施动提供了空间中介。2) 乌克兰地理环境中各介质要素的地缘功能及其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差异明显。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具有地缘安全功能, 自然资源的地缘经济功能强大, 政党和民族的地缘政治功能较强, 语言和宗教的地缘文化功能较为凸显。自然资源、政党、民族、宗教的介质属性较强,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的介质属性在逐渐减弱。3) 不同地缘行为体 (利益集团) 争相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的空间施动, 使其在乌克兰的地缘位势此消彼长, 致使乌克兰地缘环境激烈震荡。从地缘介质的视角探索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效应, 对提升中国在周边的地缘影响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地缘战略交汇区; 地理环境; 地缘介质; 地缘环境; 乌克兰

中图分类号: P941.62; K9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1)06-1121-11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04

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 一些国家 (联盟) 凭借自身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别国内部事务的案例已屡见不鲜。由此引发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 **为什么乌克兰、叙利亚、缅甸、阿富汗等国家易于被外部势力介入?** 同时, 为什么这些易于被外部势力介入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往往又激烈震荡? 针对这一特殊国际政治现象, 我们认为,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地理环境中某些地理要素空间和结构的分异状态有利于地缘行为体对其施加影响, 其地理环境具有利于外部势力在这些国家进行权力空间施动的介质属性, 外部

势力正是挖掘并利用了其地理环境的特殊特征,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进行地缘位势的交互施展, 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地缘环境不断发生变化。

当前, 对于国际政治中权力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两大领域** (胡志丁等, 2021)。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试图论证区位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多寡及空间要素的组合状况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施动权力所产生的关键意义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1965; Holdar, 1992; 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2006; 哈·麦金德, 2010)。批判地缘政治和流行地缘政治则致力于分析不同群体

收稿日期: 2021-09-25; **修回日期:** 2021-10-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ZD1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1871152)

作者简介: 叶帅 (1987—), 男, 安徽亳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地缘环境研究, (E-mail) yeshuai2013@126.com;

通信作者: 胡志丁 (1986—), 男, 江西上饶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地缘环境研究, (E-mail) huzhiding2007@126.com。

利用自身话语权描述某一地理空间个性景观所产生的地理知识或地理想象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Ó Tuathail, 1996), 更加偏重于文本对地理意义的建构作用和过程 (安宁等, 2015)。近期, 国内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尝试融合硬实力、软实力、不平等相互依赖形成的权力及空间距离衰减等因素, 评估地缘行为体在特定空间的地缘位势, 并综合分析一个地区的地缘环境状况 (王淑芳等, 2015; 王惠文等, 2018)。国际关系理论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 产生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3 种理论流派 (王帆等, 2013)。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是国家如何获取权力、扩展权力以及运用权力, 侧重探讨物质权力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 (赵明晨, 2019)。自由主义拓展了国家权力的来源方式, 指出权力的来源除物质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 还应包括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状态 (罗伯特·基欧汉等, 2002)。**建构主义学派则敏锐地察觉到行为体理念作为权力构成的重要性, 也强调国际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受行为体行为逻辑的影响 (王帆等, 2013)**。整体来看, 地缘政治学对于权力的研究或是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 或是偏重于主观话语建构的地理想象, 或是将地理环境中的各要素作为整体考察进而探讨其与权力的互动关系, 缺少对地缘行为体利用地理环境的空间 (结构) 分异进行权力空间施动及其产生的地缘环境效应方面的讨论, 而国际关系理论则始终没有将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放在研究议程之中。

地缘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地缘行为体在国际社会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具有明确的时空取向和主体间性 (胡志丁等, 2018)。一些国家或地区因其特殊的位置及国内地理环境的暴露性和脆弱性, 成为国家地缘战略制定时的预设目标及实践时的空间交集 (下文将该类地区统称为交汇区)。由于交汇区内部的地理环境具有空间和结构的双重分异特征, 地缘行为体通过利用这些国家或地区地理环境的分异特征, 影响交汇区国家的外交行为, 左右交汇区国家的地缘关系, 改变交汇区所处的地缘结构, 进而使得这个国家的地缘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因此, 交汇区作为地缘行为体权力游戏的交汇地带, 其地理环境的意义建构于地缘行为体间的安全共识及其空间实践, 地缘行为体这一理性的权力施动行为赋予空间及依附于空间的地理要素以介质属性。最新研究显示, 交汇区正呈现出由欧亚大陆主导到集中于边缘新月形地区再到环中国周边分布的发展态势

(胡志丁等, 2019)。

当前, 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影响力已经成为接下来国家外交工作的重点。然而,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实施, 中国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国家的消极合作、质疑甚至极端抵制 (洪菊花等, 2018), 理解这些遭遇需要深入剖析当地地理环境和政治特征, 而对地理环境介质属性的研究为增进这些方面的理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鉴于此, 本文拟采取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引入地缘介质的概念**, 尝试论证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差异, 并阐明不同地缘介质的地缘功能。最后, 以乌克兰为研究案例, 探讨不同地缘行为体 (利益集团) 挖掘并利用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对其产生的地缘效应问题。

本文选择乌克兰作为实证研究的案例国,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 乌克兰地缘环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和主体间性等基本特征, 属于典型的交汇区国别地缘环境样本 (叶帅等, 2021a)。2) 已有的乌克兰问题各类研究非常丰富, 已覆盖空间位置 (叶帅等, 2019)、民族族群 (苟利武, 2018)、宗教信仰 (戴桂菊, 2019)、政党制度 (王思羽, 2020)、语言文化 (戴曼纯, 2013)、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Ericson et al., 2015; Scazzieri, 2017) 等多个方面, 这为探讨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提供了有益支持。3) 乌克兰与中国周边的缅甸等国家或地区地缘环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研究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地缘环境效应可为中国在周边地区拓展地缘影响力提供借鉴。

1 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地缘环境效应

1.1 地理环境介质属性的认证

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总和构成一国的地理环境 (白光润, 1993)。其中, 地理位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地理环境, 有经纬度、海陆空、地理区位等多种方式表征;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自然资源、地形、地貌、气候、河流、生物和土壤等要素; 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由人口、民族、宗教、政党、语言、文化、

科技和市场等要素组成。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多半由物质性因素构成,这些物质性因素本身对于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的作用十分有限,更多的时候它只有通过地缘行为体间地缘战略实践才能对地缘环境起到有意义的影响(秦亚青,2001)。因为,地理环境既是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地理驱动因子(如资源、市场和区位),也是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地理限制条件(如空间距离、地形地貌),更是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地理空间媒介(如地形、资源、民族、宗教、政党和语言)。其中,地理驱动因子是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利益动机,地理限制条件涉及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地理成本(秦奇等,2017a),地理空间媒介则是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助推器。

当地缘行为体间对交汇区的地理区位、资源及市场达成共同的理解和期望时,这种共有知识会驱动地缘行为体利用交汇区内部的地理环境在交汇区内部进行权力施动,而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权力施动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汇区地理环境内部的空间和结构的分异状况。因此,在交汇区地缘位势场中,助力地缘行为体权力空间施动的地理环境要素可以界定为地缘介质。如图1所示,地缘行为体(I、II)在交汇区进行权力施动的过程中,借助交汇区地理环境要素的中间变量M(I、II)促使其地缘位势Y(I、II)在交汇区内进行空间拓展。此时,中间变量M(交汇区地理要素)就具有了助力权力空间施动的介质属性。

就介质属性的具体形态来看,交汇区国家地理位置的枢纽性,使其在地缘行为体地缘政治博弈中

往往充当战略屏障或战略支轴的角色。如缅甸作为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在有效抵御海上势力入侵的同时,也是中国在北印度洋施加地缘影响的重要立足点(杜德斌等,2015)。地形、河流、沼泽和沙漠等自然地理条件或约束或利于军事活动的开展及双边国际贸易往来,具有中介或屏蔽效用。如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迅速封锁了刻赤海峡,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建造出一座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公路和铁路两用桥梁,以此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民族、宗教、语言及政党等地理要素往往是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进行软实力渗透的媒介。如历届伊朗精神领袖都致力于以宗教为纽带,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横跨西亚—中东的“什叶派之弧”,意在聚合被美国分割的宗教影响力。因此,地缘介质的具体形态可以是地理环境中的各地理要素。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交汇区地理环境中所有的地理要素都具有介质属性。地缘介质的空间识别和认证有3个核心指标:1)地缘介质是在交汇区地理环境中发掘和提取的特殊地理要素(提取范围);2)地缘介质对地缘行为体权力空间施动必须具有一定的效用,但不一定具有即时性(功能识别);3)地缘介质从某一地理要素开始,将权力传导至同一地理要素,而后传导至其他地理要素,渐进式地实现权力的空间施动(属性认证)。

1.2 介质属性的地缘环境效应

不同地理环境的地缘介质对于权力传导的效率不尽相同。地缘行为体间对交汇区争夺的原始动机发轫于对其绝对空间位置战略意义的共同理解,一旦某一地缘行为体先于他者占据了交汇

区的空间位置,其国家权力很快可以在交汇区内拓展。因此,交汇区地理位置的介质属性最强。经济社会文化各要素因可介入性和可驯化性较强,其对于地缘行为体权力的传导属性次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自然环境对于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用愈来愈有限。同时,地理位置及自然地理要素对于地缘行为体权力的传导效率变化较小,而经济社会文化各地缘介质对于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效率的变化较大。此外,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强弱并非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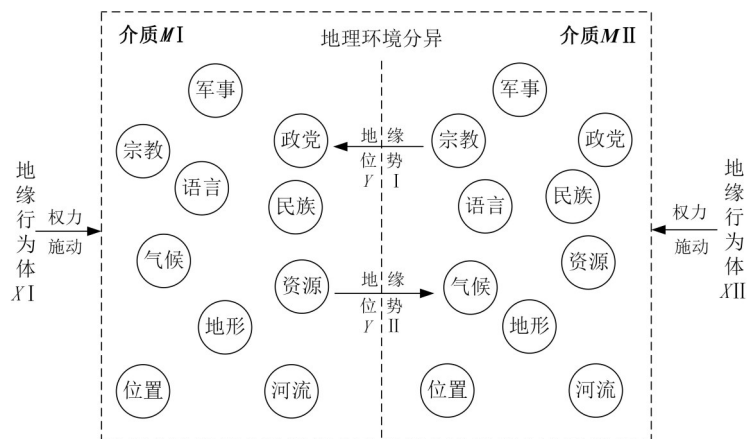


图1 地缘位势场中的地缘介质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geo-media in geo-potential field

不变,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要素的介质属性,其属性大小或将随着地缘行为体博弈的持续深化而发生变化,这与地缘行为体介入时间的先后及后期“驯化”水平相关。

不同地理环境的地缘介质具有不同的地缘功能(图2)。交汇区的地理空间位置在大多时候充当地缘体间的战略缓冲地或战略楔子,具有地缘安全功能。同时,一些交汇区因是某些产品(能源矿产、异质资源)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中间通道,其空间位置还具有地缘经济功能。自然地理环境中的资源、地形地貌和河流水系等要素约束着军事力量介入的速率和双边经贸往来的频次。因此,自然地理环境兼具地缘安全和地缘经济功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政党和民族更多的时候具有地缘政治功能,而语言文化则具有地缘文化功能。交汇区国家地理环境中的地缘介质一旦被地缘行为体发掘和利用,其地缘功能便会发挥效用,就会在交汇区产生一系列的地缘环境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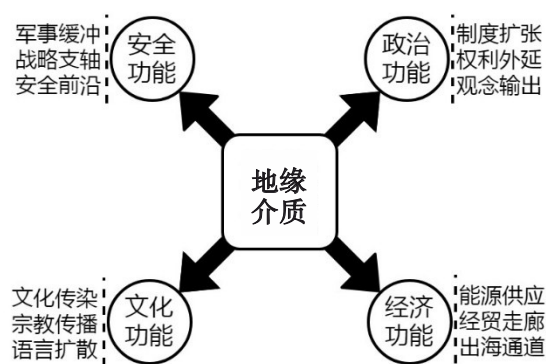


图2 地缘介质的功能划分

Fig.2 Functional division of geo-media

交汇区的地缘环境演变是地缘行为体利用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空间施动的结果。由于不同的地理要素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及功能不同,由此导致各地缘行为体在交汇区的地缘位势此起彼伏,致使交汇区整体地缘环境不断发生着历史变迁。就交汇区地缘环境的组成要素而言,地缘行为体利用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施动,会进一步分化交汇区内部的地理环境,使其地缘关系由因果关联主导型向建构关联和因果关联并存的情形转变,国际地缘结构则由显性的空间结构和物质结构向深层次的理念结构演化(叶帅等,2021b)。

2 案例研究——乌克兰地缘环境解析

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全球或地区地缘格局中的地位不同,有的是核心、枢纽或楔子,有的则是边缘或处于从属地位(王丰龙等,2019)。东欧地区一直是陆权的地缘枢纽地区和大国争夺的焦点对象(科林·弗林特等,2016),乌克兰更是因其所处敏感的地理位置及其国内环境显著和潜在的脆弱状态,成为后冷战时期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棋手国际博弈的重要棋子(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2012),其地缘环境演变是地缘行为体利用其高度分异的国内地理环境进行权力空间争夺的结果(李兴等,2005;李永全,2014)。为刻画乌克兰地缘环境的历史演变历程,理解其为何成为外来力量干扰的热点,基于前述理论框架,识别乌克兰地理环境中的地缘介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地缘行为体利用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地形、河流、民族、宗教、语言和政党等地缘介质进行权力施动的历史进程及对其各阶段地缘环境产生的影响。

2.1 地理环境中的地缘介质

2.1.1 地理位置 欧亚大陆文明断层线上的乌克兰,多个世纪以来都是亚洲通往欧洲的门户地带,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当战争和冲突到来之际,关闭的欧洲之门成为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的屏障,而当欧洲之门开启,乌克兰就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的枢纽地带(浦洛基,2019)。历史时期,对于东方政权来说,乌克兰尤其是克里米亚半岛地缘战略地位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意味着军队可以驻扎在温暖的黑海之滨,进而向黑海、地中海乃至大西洋地区投射权力。倘若西方政权获得了克里米亚的控制权,这不仅封堵了东方政权西向发展的战略要冲,还会对东方政权的西南部地区构成实质性威胁(Benn, 2011)。近代以来,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丰富,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能源的消费量较低,因而出现产能过剩。欧洲西部工业发达,对于能源资源需求量较大,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位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乌克兰,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油气资源输往欧盟市场的能源大通道(梁萌等,2021)。因此,乌克兰的空间意义建构于东西两个方向地缘行为体间的安全认知及其空间实践,这种理念的和现实的空间际遇赋予了其地理位置以介质属性。

2.1.2 自然地理 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属于东欧平原，西部是海拔较高的喀尔巴阡山脉，南部是克里米亚山脉的一部分，东南部与俄罗斯隔刻赤海峡相望，刻赤海峡两岸以海拔较低的沿海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多为岩性坚硬的基岩质海岸（叶帅等，2021b）。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屯兵俄乌西南边境地区，并封锁刻赤海峡，在短时间内建造出一座连接海峡两岸的公（铁）路两用桥梁，以此提高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机动性。乌克兰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石油、天然气能源资源较为匮乏，绝大多数依赖近邻俄罗斯，自然资源的结构性匮乏使得俄罗斯利用能源武器施压和制裁乌克兰成为了可能（梁萌等，2021）。而第聂伯河的穿流而过为欧美和俄罗斯利用地形条件对乌克兰实施“化河而治”提供了便利（叶帅等，2021b）。显然，上述自然地理要素成为周边地缘行为体在乌克兰进行权力施动的地理中介。

2.1.3 社会经济文化 社会经济文化是地理环境诸要素中类别最为纷繁和变化最为剧烈的组成部分。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地理要素都具有权力空间传导的介质属性。因此，本部分主要从民族、语言、宗教和政党4个地理要素说明乌克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于地缘行为体权力空间施动的媒介问题。

公元13世纪，蒙古（金帐汗国）与立陶宛一波兰大公国离间基辅罗斯内部的封建势力，将基辅罗斯部落分化成俄罗斯族人、乌克兰族人和白俄罗斯族人。此后，三大民族的人群世代杂居在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境内。一方面，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既是凝聚与动员民众的重要资源，又是族群寻求并保障其现代权利与诉求的主要历史依据（王军，2014）。因此，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往往成为俄罗斯建构其干预乌克兰问题合法性的话语修辞。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们更是大力挖掘与利用乌克兰族文化资源，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乌克兰族的主体民族地位，意将乌克兰构建成为一个超越族群差异性的同质化民族国家。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与载体，具有接触传染（融合）的性质，对于构建群体身份认同和社团归属感具有极高的价值（李发元，2017）。在乌克兰，语言已经被赋予了文化政治的用途，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紧密相连，其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国内矛盾的导火索（侯昌丽，2012）。自尤先科政府开始，历届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都在持续推行弱化

俄语的语言政策。但是，这种偏激的民族语言政策不仅没有达到语言统一、民族大融合和国家认同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俄语民族和乌克兰语民族之间的矛盾，增加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族群的离心倾向（麻洪川等，2017）。

宗教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整个社会的观念体系具有深层影响（游斌，2012）。乌克兰国民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在西方国家的鼓动下，经过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多次请求，君士坦丁堡牧首巴多罗买一世于2018-10-11宣布取消1686年将基辅都主教区交由莫斯科牧首区管辖的决定（游斌，2012），此次乌克兰东正教教规管辖权的更迭严重冲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国家政策方针的传播者和民族意识的宣传者，其保护俄罗斯国家、民族及文化的媒介作用更为凸显（翁泽仁，2018）。

政党是具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具有一定主张的社会政治组织。1994年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选举中，原来处于地下活动的，拥有不同世界观、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组织首次在社会上公开露面，乌克兰社会的政治结构正式朝着多党制方向迈进（强晓云，2005）。乌克兰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西部地区是亲西方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势力范围，俄罗斯族人口众多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则是亲俄总统候选人的“票仓”（麻洪川等，2017）。以冷战时期遗留的意识形态和大国关系确定的政治版图界线与以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确定的结盟界限越来越一致，由此形成乌克兰独特、鲜明的国内政治阵营。

2.2 地缘介质作用下的乌克兰地缘环境演变

地理要素的空间和结构分异为地缘行为体利用地理环境进行权力的空间施动提供了可能。地缘行为体的影响力首先在乌克兰地理环境中的某一地理要素内部传导，然后跨地理要素进行传导，进而实现地缘行为体权力在乌克兰的空间拓展。伴随着东西两个方向地缘行为体争相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权力的交互施动，乌克兰的地缘环境也随之发生着优劣变化。同时，这种权力的空间争夺又反过来作用于乌克兰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使这些地缘环境要素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时序变迁。

2.2.1 历史时期乌克兰地缘环境 公元1240年，出于东向发展和限制莫斯科大公国的需要，立陶宛-波兰大公国与莫斯科公国对乌克兰进行了长达数百

年的争夺。期间,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先是联合蒙古金帐汗国利用乌克兰族群矛盾对其进行民族分化,而后通过引入天主教,开始“驯化”乌克兰西部乌克兰族人的意识形态。由于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相对于莫斯科公国来说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此时的乌克兰初具“西化”地缘环境特征(叶帅等,2019)。从18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崛起为当时欧洲的大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瓜分了波兰,分别获得了乌克兰的部分统治权。西部的奥地利继承波兰在乌克兰的管辖权,利用宗教信仰和民族矛盾对乌克兰西部实施控制。东部的俄罗斯在摆脱蒙古人的干扰后,国力日益增长,一直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族人保持联络。此后,乌克兰一直在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夹缝中生存,直至1917年俄罗斯和奥匈帝国双双覆灭才获得短暂的民族独立机会。自1783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至1954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其间克里米亚一直作为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在苏联统治下,执政当局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克里米亚逐步俄罗斯化(浦洛基,2019)。再加上苏联时期强硬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迁移政策,本地的鞑靼人纷纷被迫离开他们的原住地,使得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的比例越来越高。此时,从人群结构和社会风俗上看,克里米亚同俄罗斯其他地区一样,与俄罗斯的联系较为紧密,当地的俄罗斯裔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认同感较高。随着苏联的崛起,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也被纳入了苏联版图,苏联对乌克兰首先使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占领空间,随后转向以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影响为主(表1)。

表1 乌克兰不同地区语言使用情况

| Table 1 Language Usag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Ukraine % | | | | | | | | | | |
|--|--------|------|--------|------|--------|------|--------|------|--------|------|
| 地区 | 家庭使用语言 | | 学校使用语言 | | 工作使用语言 | | 邻里使用语言 | | 其他社交语言 | |
| | 乌克兰语 | 俄语 | 乌克兰语 | 俄语 | 乌克兰语 | 俄语 | 乌克兰语 | 俄语 | 乌克兰语 | 俄语 |
| 中部地区 | 49.0 | 26.9 | 28.5 | 25.8 | 27.4 | 29.8 | 28.9 | 38.2 | 24.1 | 41.3 |
| 西部地区 | 9.1 | 3.8 | 4.4 | 1.2 | 8.2 | 1.8 | 15.6 | 3.0 | 84.0 | 2.2 |
| 南部地区 | 25.9 | 53.9 | 20.3 | 64.3 | 16.4 | 67.8 | 19.6 | 61.6 | 12.7 | 71.5 |
| 东部地区 | 11.6 | 74.9 | 15.3 | 77.1 | 11.2 | 80.7 | 7.0 | 84.1 | 4.0 | 87.6 |

注:1)中部地区包括基辅和基洛沃克勒;西部地区包括利沃夫和伊万洛-弗兰科夫斯克;南部包括敖德萨、第聂伯彼得及罗夫斯克;东部包括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2)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统计局(<http://www.ukrstat.gov.ua/>)。

2.2.2 独立后乌克兰地缘环境 1991年苏联和平演变,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立后的乌克兰同时获得欧美与俄罗斯的共同青睐。在两大地缘行为体的争夺下,乌克兰政局频繁更迭。“橙色革命”是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其实质是具有典型亲西方价值取向的尤先科与受俄罗斯直接和强烈支持的亚努科维奇之间的政治博弈。为了达成各自的地缘政治目标,欧美充分发挥软实力和巧实力,培训和利用乌克兰国内亲西方的乌克兰族人、天主教教徒、最高拉达议员进行街头寻衅滋事,燃烧俄罗斯及亚努科维奇团队旗帜。俄罗斯除了利用有利地形地势条件直接进行军事威慑外,也广泛发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俄罗斯族人、东正教徒及其他亲俄团体,以增强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影响力。库奇马上台后,正是在综合权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种影响力后,采取“两面讨好”的外交政策,在欧美和俄罗斯之间寻找地缘平衡。这非但没有给乌克兰地缘环境带来良性发展,反而使其地缘环境每况愈下。2013年欧美国家故伎重演,这时政变动员的群众达到历史之最,不但涉及已有的亲西方群体,更是争取了半数以上的政党议员参与街头运动。最终,“亲俄派”政府垮台,俄罗斯在乌克兰影响力相对减弱,地缘环境恶化。在克里米亚公投投入俄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也纷纷效仿,力求公投入俄,虽然亲俄政党下野,但是俄罗斯通过民族这个地缘介质进行权力的空间施动,有效地拓展了在乌克兰影响力的空间范围。2015年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德国四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诺曼底四方”会谈,俄罗斯希望以乌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区的边界为准,确定新的边界,以便占据对乌克兰问题的主动权。同时,由于东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等经济地理部门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施加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俄罗斯还力促西方解除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经济封锁。而北约则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撤离部队和武器装备,并承诺给予东部广泛的自治权。

由不同历史时期乌克兰地缘环境的演变可以看出,地缘介质的选择是地缘行为体在与他者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得以识别、选择并逐步产生效用(表2)。历史时期,周边地缘行为体在对乌克兰争夺的历史实践中,达成对乌克兰空间位置安全效用的共同理解。军事占领绝对的空间位置后,地缘行为体

表2 乌克兰地缘环境历史演变

Table 2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krainian geo-setting

| | 时段划分 | 标志性事件 | 地缘行为体 | 地缘介质 | 乌克兰地缘环境演变 | |
|------|------------|--------------|------------------|---------------|--------------------------|------|
| | | | | | 要素变化 | 整体趋势 |
| 历史时期 | 1240—1569年 | 维德罗沙战役 | 莫斯科大公国、立陶宛-波兰大公国 | 地理位置、民族、宗教 | 地理环境分化、地缘关系东向发展、国际秩序不稳 | 恶化 |
| | 18世纪至苏联解体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 苏维埃俄国 | 地理位置、宗教、民族、语言 | 地理环境整合、地缘结构稳定 | 改善 |
| 独立之后 | 2000—2003年 | “韦列夏吉诺号”事件 | 俄罗斯 | 地理位置 | 地理环境整合、地缘关系西向发展、地缘结构不稳定 | 恶化 |
| | 2003—2008年 | “橙色革命” | 俄罗斯、欧盟、北约 | 民族、语言、政党 | 地理环境分化、地缘关系西向发展、地缘结构二元对立 | 改善 |
| | 2008—2010年 | 尤先科下台 | 俄罗斯、欧盟、北约 | 民族、政党 | 地理环境分化、地缘关系东向发展、地缘结构二元对立 | 恶化 |
| | 2010—2013年 | 亚努科维奇执政 | 俄罗斯、欧盟、北约 | 民族、政党 | 地理环境整合、地缘关系东向发展、地缘结构二元对立 | 改善 |
| | 2013—2015年 | 2013乌克兰危机 | 俄罗斯、欧盟、北约 | 民族、语言、宗教、政党 | 地理环境分化、地缘关系东向发展、地缘结构二元对立 | 恶化 |
| | 2015—2017年 | “诺曼底四方”会谈 | 俄罗斯、德国、乌克兰、法国 | 资源、边界 | 地理环境分化、地缘关系西向发展、地缘结构二元对立 | 缓和 |

往往会选择利用民族、语言、宗教等地缘介质进行软实力的渗透。现代国际社会时期，地缘行为体对乌克兰绝对空间的占领已经逐步让位于资源经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的控制。从地缘介质对地缘行为体权力的传导效率来看，乌克兰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地缘介质对于权力的传导效率在逐渐变小，而自然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要素中的民族、语言、宗教和政党等地缘介质对于权力的传导效率在逐渐增强。

地缘行为体利用地理环境中的地缘介质在乌克兰进行权力空间施动，对乌克兰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及地缘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由于双边都希望争取更多的地缘介质以拓展我者的地缘位势的空间范围，这使得乌克兰地理环境中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宗教信仰、语言和政党）更加裂化，高度分异的社会状态为西方和俄罗斯对乌克兰介入方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由此，乌克兰与周边地缘行为体的地缘关系也由单一的因果关联型演化成建构关联和因果关联并存的态势，甚至欧美与乌克兰建构的地缘关系密切程度已高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因果关联主导型地缘关系。此外，乌克兰所处的地缘结构也由显性的空间、物质结构向空间、物质、理念及过程等多种结构转变。具体而言，空间结构上，乌克兰地缘格局呈现出欧美—乌克兰—俄罗斯主体间钳形状。物质结构上，乌克兰是俄罗斯能源输往欧洲市场的过境国。理念结构上，乌克兰在欧美利益集团与俄罗斯二元力量

对立的夹缝中生存。过程结构上，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及欧盟内部的不断分化，未来乌克兰所处的地缘结构将趋于多边形网络状（叶帅等，2021b）。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取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提出地缘介质的概念，论证了交汇区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差异，并阐明了不同地缘介质的地缘功能。以乌克兰为研究案例，揭示地缘行为体挖掘并利用其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产生的地缘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地处地缘战略交汇区的乌克兰，其地理环境尤其是人文地理环境分异显著，介质属性特别凸显，这为地缘行为体在乌克兰进行权力施动提供了空间中介。2）乌克兰地理环境中各介质要素的地缘功能及其对地缘行为体权力传导的效率差异明显。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具有地缘安全功能，自然资源的地缘经济功能强大，政党和民族的地缘政治功能较强，语言和宗教的地缘文化功能较为凸显。自然资源、政党、民族、宗教介质属性较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介质属性在逐渐减弱。3）不同地缘行为体（利益集团）争相利用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进行权力的空间施动，使其在乌克兰的地缘位势此消彼长，致使乌克兰地缘环境激烈震荡。同时，这又反过来作用于乌克兰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使其出现不同程

度的时序变迁。

当前, 交汇区环中国分布的演变特征对中国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障碍, 如何减小地缘影响力施动的空间摩擦势必成为接下来外交策略的主攻方向。因此, 从地缘介质的视角探索权力施动的空间实践及其效应, 对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长时期以来, 中国周边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与中国保持着多个层面的区域认同。因此, 在地缘影响力空间施动的介质选择上, 应当首选血缘相近的族群介质、地缘相近的文化介质、业缘相近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介质。同时, 由于不同地缘介质具有不同的功能, 同时对地缘影响力的传导效率也不尽不同, 在借用地缘介质进行地缘影响力空间施动的过程中, 要区分各介质的地缘功能, 以此预算介质使用的综合效益。此外, 在利用地缘介质进行地缘影响力的空间拓展前, 还要充分评估地缘介质的地缘环境效应大小及后期管控成本, 以此预留多种局面出现的解决措施选项。

虽然本文只论及部分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 但这已经可以证明“地缘介质”这种特殊地理要素的存在, 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后续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继续深入探讨地缘介质的识别与认证、地缘介质与国际政治的交互作用及地缘介质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等相关议题。因此, 从学科演进的角度来看, 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 本文引发一个介于权力来源与权力制约中间领域的研究议题。权力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国际政治现象, 它也是多个学科的核心概念。目前, 对于国际政治中权力的讨论主要涉及权力的构成和权力的约束两方面内容(胡志丁等, 2021)。比如,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 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工业生产能力和战略储备、人口体量、国民士气、外交策略和政府素质等要素构成一个国家的权力系统, 结构现实主义进一步丰富了国家权力的来源, 认为一个国家的权力不仅包括物质性因素还要重视经济的力量(王帆等, 2013)。建构主义从国际制度和深层次的文化视角探讨权力的制约因素(秦亚青, 2001)。古典地缘政治理论重点探讨地理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状态等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而海洋和陆地的地理阻隔及绝对的空间距离是国家权力施动的制约因素(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1965; 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2006; 哈·麦金德, 2010)。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则致力于分析流行

媒体、国家精英和普罗大众利用各自的话语权对特定地方、空间和地理景观的描绘, 以及这些主观的地理知识生产对政治权力的影响(Ó Tuathail, 1996)。因此, 本文提出的地缘介质相关思考进一步拓展了当前有关国际政治权力的研究范畴。

无疑, 现实的国际政治社会中也存在地缘介质未能对地缘行为体的权力空间施动产生实际效用的情形(宋国友, 2012), 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地缘介质的空间识别和属性认证问题, 但限于篇幅, 不够全面和具体。不过, 本文对于地理环境的介质属性及其具体形态地缘介质的研究是对地理要素与国际政治相互关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期待未来更多(尤其是跨学科视角下)地理环境对现代地缘政治的作用机理的讨论(秦奇等, 2017b; 安宁等, 2020)。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安宁, 蔡晓梅. 2020. 跨学科视角下“地缘政治”概念及其研究范式. 地理科学, 40 (9): 1-9. [An Ning and Cai Xiaomei. 2020. Debates on the Concept of 'Geopolitics'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40(9): 1-9.]
- 安宁, 朱竑. 2015. “东突暴恐”事件的批判地缘政治分析. 地理学报, 70 (10): 1650-1663. [An Ning and Zhu Hong. 2015.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East Turkistan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10): 1650-1663.]
- 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2006.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Mahan A T. 2006.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eij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 白光润. 1993. 地理学导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Bai Guangrun. 1993.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Benn Wedgwood D. 2011. Russian Historians Defend 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7(3): 709-715.
- 杜德斌, 马亚华. 2015.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 地理研究, 34 (6): 1005-1014. [Du Debin and Ma Yahua. 2015.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Grand Geo-Strategy of China's Rise.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6): 1005-1014.]
- 戴桂菊. 2019. 俄罗斯和乌克兰宗教纷争的原因与后果. 世界宗教文化, (5): 70-77. [Dai Guiju. 2019.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Dispute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5): 70-77.]
- 戴曼纯. 2013. 乌克兰语言政治与乌克兰化.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 26-35. [Dai Manchun. 2013. Ukrainian Language Politics

- and Ukrainization.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2): 26-35.]
- Ericson R E and Zeager L A. 2015. Ukraine Crisis 2014: A Study of Russian-Western Strategic Interaction.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1(2): 153-190.
- 苟利武. 2018. 乌克兰的族群分离与治理——以克里米亚问题为例. *俄罗斯研究*, (6): 144-161. [Gou Liwu. 2018. Ethnic Sepa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Ukraine: A Case Study of Crimea. *Russian Studies*, (6): 144-161.]
- Holdar S. 1992. Political Geographers of the Past IX: the Ideal State and the Power of Geography, the Lifer-Work of Rudolf Kjellén. *Political Geography*, 11(3): 307-323.
- 胡志丁, 葛岳静, 骆华松. 2018. 地缘战略制定原则与中国地缘战略. *世界地理研究*, 27 (5): 1-11. [Hu Zhiding, Ge Yuejing and Luo Huasong. 2018. Geo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 Principles and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7(5): 1-11.]
- 胡志丁, 王学文. 2019. 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的时空演变: 特征、规律及其原因. *热带地理*, 39 (6): 833-843. [Hu Zhiding and Wang Xuewen. 2019.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s in Great Powers. *Tropical Geography*, 39(6): 833-843.]
- 胡志丁, 葛岳静, 杜德斌. 2021.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吗?. *太平洋学报*, 29 (9): 43-53. [Hu Zhiding, Ge Yuejing and Du Debin. 2021. Do Mainstream IR Theories Surpass Geopolitical Theories?. *Pacific Journal*, 29(9): 43-53.]
- 哈·麦金德. 2010. 历史的地理枢纽. 北京: 商务印书馆. [Mackinder H J. 2010.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侯昌丽. 2012. 乌克兰语言政策探析. *民族论坛*, (6): 65-68. [Hou Changli. 2012. An Analysis of Ukrainian Language Policy. *Minzu Tribune*, (6): 65-68.]
- 洪菊花, 骆华松, 梁茂林, 朱汝霞. 2018.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地缘风险研究. *人文地理*, 33 (1): 130-136. [Hong Juhua, Luo Huasong, Liang Maolin and Zhu Ruxia. 2018. Study on the Geopolitical Risks of Major Proj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uman Geography*, 33(1): 130-136.]
- 科林·弗林特, 张晓通. 2016. “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33 (3): 1-24. [Colin Flint and Zhang Xiaotong. 201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of Geopolitical Theory. *Foreign Affairs Review*, 33(3): 1-24.]
- 李兴, 周雪梅. 2005. 乌克兰橙色革命: 内外因素及其影响分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4): 64-68. [Li Xing and Zhou Xuemei. 2005. Orange Revolution in Ukraine: Analysi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4): 64-68.]
- 李永全. 2014. 乌克兰危机折射出的大博弈. *俄罗斯学刊*, 4 (3): 5-10. [Li Yongquan. 2014. The Big Game Reflected by the Ukrainian Crisis. *Academic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4(3): 5-10.]
- 李发元. 2017. 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38 (9): 56-62. [Li Fayuan. 2017. On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Policy Formulation at National Level on National Unity and Harmony—Taking Ukrain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38(9): 56-62.]
- 梁萌, 张奇, 白福高, 张燕云, 孙黎, 彭盈盈. 2021. 乌克兰油气储运系统与过境运输启示. *油气储运*, (4): 1-14. [Liang Meng, Zhang Qi, Bai Fugao, Zhang Yanyun, Sun Li and Peng Yingying. 2021. Enlightenment of Ukrainian Oil and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Transit Transportation. *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4): 1-14.]
- 浦洛基. 2019. 欧洲之门: 乌克兰 2000 年史. 北京: 中信出版社. [Serhii Plokyh. 2019.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in 2000*. Beijing: Citic Press.]
-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2002. 权力与相互依赖.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41-42.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Nye. 2002.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Men Honghua.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41-42.]
- 麻洪川, 丁梓越, 刘绿怡, 崔名赫, 刘建忠, 张晶. 2017. 乌克兰地缘文化特征及其影响. *世界地理研究*, 26 (3): 19-28. [Ma Hongchuan, Ding Ziyue, Liu Lvyi, Cui Minghe, Liu Jianzhong and Zhang Jing. 2017. Geograph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kraine and Its Influence.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6(3): 19-28.]
-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1965. 和平地理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Spykman N. 1965.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Ó Tuathail G.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秦奇, 成升魁. 2017a. 东南亚地缘格局时空演变研究. *太平洋学报*, 25 (8): 15-26. [Qin Qi and Cheng Shengkui. 2017a. Study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cal Pattern. *Pacific Journal*, 25(8): 15-26.]
- 秦奇, 成升魁, 李飞, 吴良, 张丹, 陈晓鹏. 2017b. 1992 年以来国内外地缘政治比较研究——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36 (12): 1475-1488. [Qin Qi, Chen Shengkui, Li Fei, Wu Liang, Zhang Dan and Chen Xiaopeng. 2017b. Comparative Study of Geo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992—Based o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12): 1475-1488.]
- 秦亚青. 2001.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欧洲*, (3): 4-11. [Qin Yaqing. 2001.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nter and His

-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3): 4-11.]
- 强晓云. 2005. 乌克兰政党制度的变迁. 国外理论动态, (3): 25-28. [Qiang Xiaoyun. 2005.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Ukraine.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3): 25-28.]
- 宋国友, 高群博. 2012. 经济地理、政治版图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效用——以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9): 131-154. [Song Guoyou and Gao Qunbo. 2012. Power Utility of Economic Geography, Political Map and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Taking Russia as an Example to Prevent Ukraine from Joining NATO.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9): 131-154.]
- Scazzieri L. 2017. Europe, Russia and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ynamics of Coerc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0(3): 392-416.
- 王淑芳, 葛岳静, 刘玉立. 2015. 中美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时空演变及机制. 地理学报, 70 (6): 864-878. [Wang Shufang, Ge Yuejing and Liu Yuli. 2015.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Geopolitical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US in South Asi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6): 864-878.]
- 王惠文, 葛岳静, 马腾. 2018. 地缘位势与中国—中亚地缘关系初探. 经济地理, 38 (9): 10-21. [Wang Huiwen, Ge Yuejing and Ma Teng. 2018. Preliminary Study on Geo-Potential and Its Application on China-Central Asia Geopolitical Rel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38(9): 10-21.]
- 王丰龙, 司月芳, 曾刚. 2019.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人文地理, 34 (1): 72-79. [Wang Fenglong, Si Yuefang and Zeng Gang. 2019. Impa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Chinese OFDI: A Geopolitical Strategic Perspective. *Human Geography*, 34(1): 72-79.]
- 王军. 2014.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国际安全研究, 32 (4): 27-38. [Wang Jun. 2014. An Ethnic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32(4): 27-38.]
- 王帆, 曲博. 2013.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Wang Fan and Qu Bo. 20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oughts, Paradigms and Propositions*.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王思羽. 2020. 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 (2000-2019年). 俄罗斯研究, (1): 153-189. [Wang Siyu. 2020.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Populism in Ukraine (2000-2019). *Russian Studies*, (1): 153-189.]
- 翁泽仁. 2018.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媒介权力与社会影响.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4): 44-58. [Weng Zeren. 2018. Media Power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4): 44-58.]
- 叶帅, 胡志丁, 葛岳静, 胡伟, 黄宇. 2021a. 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评估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乌克兰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40 (6): 1000-1011. [Ye Shuai, Hu Zhiding, Ge Yuejing Hu Wei and Huang Yu. 2021a.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eo-Setting Evolution Evaluation Model in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 Take Ukraine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40(6): 1000-1011.]
- 叶帅, 胡志丁, 葛岳静, 黄宇, 胡伟. 2021b. 地缘战略交汇区类属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以乌克兰为例. 地理研究, 40 (9): 2591-2605. [Ye Shuai, Hu Zhiding, Ge Yuejing, Huang Yu and Hu Wei. 2021b. Analysis on the National Geo-Setting of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 Area: Take Ukraine as an Examp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40(9): 2591-2605.]
- 叶帅, 胡志丁, 陆好健, 邓道科. 2019. 基于主体间性的乌克兰危机解读. 世界地理研究, 28 (2): 68-77. [Ye Shuai, Hu Zhiding, Lu Haojian and Deng Daoke. 2019.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Ukrainian Crisis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8(2): 68-77.]
- 游斌. 2012. 基督教史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You Bin. 2012. *Outline of Christian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2012.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35-40. [Brzezinski Z. 2012. *Big Chess: U. S. Primacy and Its Geopolitical Strategy*.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5-40.]
- 赵明晨. 2019.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回归的路径研究——基于爱德华·卡尔政治思想的重新解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30 (2): 12-20. [Zhao Mingchen. 2019.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he Retur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alism-Reinterpretation Based on Edward Carr's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0(2): 12-20.]

Medium Attribut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 Area and Its Geo-Setting Effect—Taking Ukraine as an Example

Ye Shuai¹, Li Yongning², Hu Zhiding^{3,4}, Ge Yuejing⁵, Wang Shufang⁶ and Liu Yuli⁷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2. 61206 Troops of PLA, Beijing 100042, China; 3.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Guangzhou), Guangzhou 511458, China; 4. Institute of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5.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6.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7. Institute of Belt and Road,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the main concern in geopolitical research. The existing publications were either inclined to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focused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constructed by subjective discourse, or investigated the elements i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s a whole to explore their interaction with politics. Evidently, discussion is lacking on how geo-entities use the spat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to act on power space and their geo-setting effects. Combin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ase analysi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medium properti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difference in efficiency of transmission power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geographical medium," and clarifies the geopolitical functions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mediums. Taking Ukraine as a case,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geo-entities mining is revealed herein; furthermore, the role of medium properties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the enactment of power and their geo-setting effects are demonstr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ocated in the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 zone,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Ukraine has a significant medium property, which provides a spatial intermediary for actors to establish power in Ukraine; (2) the geopolitical functions of various medium elements in Ukraine'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power transmission effectiveness to acto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topography are geo-security functions. Natural resources have powerful geo-economic functions.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ities have strong geopolitical functions, while languages and religions have more prominent geocultural functions. The media attributes of natural resources, political parties,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ns are strong; by contrast, the media attribute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opography are gradually weakening; (3) different geo-entities (interest groups) compete to use the medium properties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o enact power, so that their geo-potential in Ukraine has alternating growth and decline, which intensifies turbulence in Ukraine's geo-setting. Finally, exploring the spatial practice and its effects of power exer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media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China's geopolitical influence abroad.

Keywords: geo-strategic intersection area;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eo-media; geo-setting; Ukraine